

# 名伶趣談

(上) (本文插圖刊第9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頁)

## ● 李 遠 榮

### 徽班進京四班特色

中國戲劇的演變，可說源遠流長。就從西漢時有故事表演的「百戲」算起，已有兩千年的歷史。其中有漢代的「角觥戲」、隋代的「散樂」、唐代的「參軍戲」、北宋的「雜劇」、南宋的「戲文」、金代的「院本」、元代的「雜劇」、明代的「傳奇」、清代的「花部」，以至於後來的京劇，這一連串的發展，使得中國的戲劇形式，有了不斷的進步，而且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。在世界劇壇上，表現出一種純粹中國化的民族風格。

若問今日中國戲劇的代表，當然是京劇。台灣乾脆稱之為「國劇」。但是這個名為「京劇」的獨步劇壇的驕子，最初并不是在北京土生土長的。它是外來戶，吸收了許許多多其他劇種的聲腔、表演藝術、併湊而成的一個大雜燴。其中的一個主要來源是徽劇。清乾隆五十五年（一七九〇），高宗為慶祝他八十歲生日，詔令四大徽班入京。所謂四大徽班，是指來自安徽的三慶、四喜、春台、和春四個劇班。從此，徽班就在北京紮

下了根。

去年，正好是徽班進京二百周年，京劇界在北京有盛大慶祝。

徽劇本是安徽地方戲，本身頗有特色。它最大的長處是富有吸收能力。譬如它在表演技巧上，汲取了崑曲歌載舞一套完整的程式；在聲腔上吸收了弋陽腔、崑曲、梆子戲和羅羅腔等劇的唱腔。徽劇的劇本內容豐富，劇詞通俗易懂，有齊全的角色，擅長一套獨有的武打技術；有華麗的服裝和道具，又吸收了各個劇種的長處，因此，初步形成了一個唱、唸、做、打四項并重的劇種。當時人們有句話說：「三慶的軸子（指連台本戲）、四喜的曲子、和春的把子（指武打技術）、春台的孩子」，這四句話恰如其份道出了當年進京演出的四大徽班的特色，因而很快就受到北京觀眾的歡迎。

### 漢戲徽劇自然結合

被稱為徽班鼻祖的三慶班，由徽劇名演員高朗亭率領到北京演出。朗亭本名月官，安徽安慶人，是一位擅演旦角的男演員。他演唱的二黃腔

非常出色，扮演的各種人物形象生動自然，毫無矯揉造作之感，故十七歲進京即紅極一時。「日下看花記」書中描繪他「一上氍毹，宛如巾幗。一顰一笑，描摹雌軟，神情幾臻化境。即凝思不語，或詬譁然，在座聳人觀聽，忘乎其為假婦人。」可見，他的表演是非常自然逼真的。他不僅擔任「三慶班」班主，到北京後，并出任藝人組織的「精忠廟」的會首。

自一七九〇年「四大徽班」進入北京，即開始了京劇的孕育時期。到清道光中葉，湖北的漢劇演員李六等人來到北京，以「楚調新聲」得名。楚調和徽劇在戲路上雖然風格不同，但是出於同一源流，因此有時也在一處搭班。這樣，徽、漢兩個劇種便自然結合起來。由於這兩個劇種歌唱部份以西皮、二黃兩種腔調為主，所以也稱為「皮黃」（亦名「京調」）。這時，山西梆子也大量傳入北京，與京調爭勝。後來徽班又吸收了梆子的精華，在劇目、音樂、表演、服裝上都有所變革，再結合北京當地的語言和風俗習慣，於是便逐漸形成了京劇。但畢竟原來的徽劇影響甚深，所以最早期的京劇名演員，像程長庚、盧勝

奎、楊月樓、王九齡等人，查起他們的原籍，答案都是安徽！

### 譚鑫培急智解糗事

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譚鑫培，不僅有精湛的演技，而且還具有臨場不亂，隨機應變的經驗。有一次，他飾「黃金台」中的田單，因為趕戲匆忙，出場後才發覺忘了帶紗帽。台下觀眾一見，正感詫異，却不料他靈機一動，不慌不忙地念了一句「國事亂如麻，忘却戴烏紗」的引子。單此一句，不但擺脫了忘戴烏紗帽的窘境，而且還針貲了時弊。

又有一次，譚趕某處堂會，在「文昭關」中飾伍子胥，管道具的誤將寶劍換成了腰刀，譚上台後才發覺，下台換劍已來不及了。他便又靈機一動，將原來一句唱詞：「過了一天又一天，心中好似滾油煎，腰中枉懸三尺劍，不能報却父母冤。」改成了「過了一朝又一朝，心中好似滾油燒，父母冤仇不能報，腰間空懸雁翎刀」，一句唱出，台下叫好不疊。

還有一次，譚在「轅門斬子」中飾楊六郎，但這天飾焦贊的演員匆忙間忘了掛鬚上台後自己還不知道。譚一見，便假裝生氣地說：「你父親哪裡去了，快快與我喚來。」那演員一時警覺趕快下場掛鬚，觀眾見狀，頓時為之絕倒。

蟋蟀，俗稱蚰蚰。老一輩京劇演員，如譚鑫培、吳彩霞、楊小樓、王鳳卿、言菊朋、余叔岩等，均喜好喂養蚰蚰和參加含有賭博性的「鬥寒虫」活動。

舊時，北京宣武門附近，有個蚰蚰店，蚰蚰販子們，多集中那裡。他們把譚鑫培看成是一位好主顧。凡遇有奇異的蚰蚰品種，首先要挑出最好的若干條，送到譚家選留。

譚鑫培家喂養的蚰蚰，每年多達六桌，每桌擺着二十四個蚰蚰，共計一百四十四盆，在當年北京梨園行裡是首屈一指的。每天要逐盆換盆，並做清潔衛生工作，因嗜好成癖，并不感辛勞，如此相傳了四代。譚鑫培供奉內廷時，屢獲慈禧太后賞賜，其中包括四個精緻的蚰蚰盆。每個盆上，刻有蝴蝶百隻，各蝶雙眼，均鑲嵌細小的珠寶，被視為傳家之寶。但在「文化大革命」中，不幸丟失了。

### 楊小樓避嫌當道士

清末，北京盛行京劇。慈禧太后、光緒皇帝及許多王公貴族對京劇特別愛好。當時社會上一批「名角」如譚鑫培、陳德霖、王瑤卿、王鳳卿、錢金福、楊小樓、王長林等，經常被召入皇宮內院演戲。這些有幸進宮演戲的演員，就被稱為「內廷供奉」。

凡「內廷供奉」，按月有份錢、糧、幾吊錢，多少老米。有時趕上慈禧太后高興，臨時又有嘉獎，這叫「特賞」。「特賞」甚為豐厚，有戒指、朝珠、烟袋等「御用之物」，一般則是一包銀子——一百兩。清末民初，北京曾流傳着著名武生楊小樓出家當道士的故事，就是從「特賞」上引起的。

楊小樓扮相英俊、嗓音響亮、武工嫻熟，長

靠短打均為擅長，他的「武戲文唱」更具風範。在宮內除了演拿手「挑滑車」、「長坂坡」、「鐵籠山」、「艷陽樓」、「狀元印」、「鬧天宮」外，特別是以黃天霸為主角的「惡虎村」、「連環套」、「落馬湖」及「臥蠅廟」等「八大拿」的戲更深得慈禧喜愛。慈禧還給楊小樓起了個小名「三元」，有時也另賜一些「御用之物」。但在發「特賞」，却是一視同仁，每個演員一份，楊小樓也是一樣。可是，有段時間社會上流傳說慈禧對楊小樓「另眼相看」，兩人關係非同一般……根據就是：別的演員每人一份「特賞」，而楊小樓却獨拿兩份。

其實是誤會。雖然楊小樓每次出宮手上都捧着兩包銀子，但這兩份不是楊小樓一人的。因楊小樓是著名老生譚鑫培的義子，慈禧每次賜給譚鑫培的「特賞」，譚拿了就交給楊小樓捧着帶回家。這樣，有人就經常看見楊小樓手捧兩包「特賞」走出宮。一經傳開，再加上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添枝加葉，就變成了慈禧和楊小樓有什麼風流韻事了。一時社會上流傳着關於楊的流言蜚語，甚至兩包銀子也變成了兩包金子。

楊小樓一生為人正派。這種風言風語的出現，對楊小樓是一個無情的打擊。因這事不是一般的謠言，他也不敢解釋。一解釋必然涉及慈禧太后，牽涉到了「老佛爺」那還活得成嗎？這就逼得他再也不敢在戲園子裏演戲，也更不敢進宮當差演出。楊小樓一氣之下，就到了北京西便門外白雲觀掛單當了老道。

楊小樓當老道是出於無奈，更是出於避嫌。



可是宮內却不知他的苦衷，慈禧還一再傳差，令楊小樓進宮唱戲。楊小樓實在無法可想了，只得裝瘋，借此躲避宮中之差。後來，慈禧知道楊小樓「瘋」了，也就不再傳他進宮了。直到辛亥革命後楊小樓才重新登台演唱。

### 蕭長華疊磚送麵粉

蕭長華是京劇名家，人們稱贊他是漫畫大師，謔而不虐，誇張不失其真，談諧出於嚴肅，他演的『崇公道』八分熱腸，一分衙門氣，一分世故，封建社會的公道，妙在其中。

五十年前，身為富連成科班總教習的蕭長華，已是功成名就，桃李滿門了。可他每天肩背青磚，進永定門，沿盤腸小路奔龍泉寺，如此寒暑不輟，一連四年，竟在寺外徐承瀚墓地築起一道圍牆。

原來蕭長華自幼拜徐承瀚為師，後來徐老因公益事殞命，蕭長華痛悼不已，常去墓地祭掃，因見頑童常在墓側耍門，就決心以己之力背磚築牆。他栽了松樹，立起墓碑，親書「徐承瀚先生墓，蕭寶鳴重建」。

蕭長華與梅蘭芳德高藝著，被人尊為德藝雙馨的師表；輕財重德，更被人贊作濟困扶危的楷模。一九四六年冬，梅蘭芳應上海天蟾舞台之約，率劇團來滬演出，合同一個月。剛到第二天，他的老搭檔，名丑蕭長華就病了，而且病勢較重，臥床多日。這樣，支撐梅劇團的生旦淨丑四台柱失去其一，而天蟾老板已將前三天戲票全部售空，想回戲也不可能。梅蘭芳很着急。他一方面

迅速調整了上演劇目，安排了頂替蕭長華的演員，另一方面積極延醫尋藥，為蕭長華百般調治。那時，他每天要主演夜場戲的『大軸』，白天對詞、應酬繁忙不疊。然而，稍一有空，他總要去蕭長華榻前噓寒問暖，并親侍湯飯。一月合同期滿，蕭長華始終未能參加演出，而梅蘭芳不僅照開他一份包銀，還從自己包銀中提出了相當可觀的一筆錢加在他的份內，理由是他生病中開銷大。蕭長華同樣是位品格優殊的藝術家，他對梅蘭芳感情深誼，十分感激，但包銀却堅決不受。農曆臘月，劇團回到北京，管事人請示梅蘭芳如何處理此款。梅想了想，隨即帶管事人同到蕭長華寓所，說服他千萬收下，用以保養身體。蕭長華推却不下，只好暫且收下，但分文未動。大年除夕，他用這筆錢買來一百多袋麵粉，放於北京梨園公會門口。凡戲曲界同行都可以自行領取，無需任何手續。他只向領取人說一句話：「這是梅先生買的，讓大家去過年用。」

### 劉喜奎割愛救梅郎

河北梆子著名女表演藝術家劉喜奎，在她的生命史上有一件憾事，就是她和梅蘭芳的一段戀愛。

梅蘭芳和劉喜奎都是當時齊名的演員。梅蘭芳曾一度追求過她，梨園界的朋友們也熱情贊助，想成全他們。劉喜奎當時年輕貌美，在藝術上名滿京滬，劉、梅如能結合，當然是最理想不過的。可是，劉喜奎還是忍痛割愛了。

劉喜奎是怎樣想的呢？她想，當時女演員只

要一紅，跟踪而來的便是達官顯貴、軍閥政客如狼似虎的追逐和迫害。如果劉、梅結婚，必遭壞人打擊報復，既毀了劉，又斷送了梅。為了自己所熱愛的事業，為了梅蘭芳的藝術青春，劉喜奎時刻警惕壞人下毒手。

劉喜奎思慮再三，終於果斷地決定犧牲自己的幸福，在事業上支持梅蘭芳。一天，她找梅蘭芳肝胆相照地談了一次心，她說：「在我的一生中，從來沒有愛過一個男人，可是我愛上了你，我想同你在一起生活，一定是很幸福的。我相信你將來一定會成為十分高明的演員，如果社會允許，我也將成為一名好演員。正因為如此，我預感到我身後，會有許多魔爪，如果你娶了我，他們必定會遷怒於你，甚至毀了你的前程。我認為，拿個人的幸福生活和藝術事業相比，生活總是佔第二位的。……所以我要拒絕你的求婚，把你永遠藏在我的心裏……」

梅蘭芳睜着一雙美麗的眼睛對劉喜奎說：「我不娶你，他們就不加害於你嗎？」劉喜奎斬釘截鐵地說：「寧為玉碎，不為瓦全。」梅蘭芳沉默了一會兒，冷靜而理智地說：「我決定尊重你的意志。」

果然，劉喜奎在藝術上享盛名之後，接二連三地遭到達官顯貴的逼害。在力不勝敵的情況下，她憤然謝絕舞台，并易名埋姓，隱居起來。

日本帝國主義發動「九一八」事變，激起了許多有民族氣節的中國各界人士的憤怒。京劇藝術家梅蘭芳決定編排『生死恨』，以激勵同胞們的抗日鬥志。當時在上海社會局的日本顧問黑

木對此非常害怕，就通過社會局的局長，以非常時期劇目未經審批一律不准上演為借口，幾次阻撓，梅蘭芳根本就不買黑木的賬。

一天晚上，戲開場了。梅蘭芳飾演的愛國女子韓玉娘，他唱開了倒板：「恨金兵，犯疆土，豺狼成性，殺百姓，燒房屋，毀我家園……」全場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。這時，不知啥時溜進劇場的黑木，把手一揮，樓座上突然「砰砰」響了兩槍，劇場頓時亂了起來。一個日本浪人，借機躍上舞台，丟下一顆燃燒彈。在這危急關頭，檢場人飛速從後台拿來一件棉大衣，蓋滅了火。

梅蘭芳已經看到了坐在劇場裡的黑木，此刻正用得意的眼光，斜視看台上。梅蘭芳狠狠瞪了他一眼，一揮手，戲又開台了。梅蘭芳抓起雕翎箭，昂首挺胸，繼續唱道：「鬥惡魔，火燒胸膛……」

琴師不由一驚：梅先生平時總是一絲不苟，今天怎麼離開了劇本，唱出這麼一句？猛然，台下又是一片喝彩，琴師才悟出裡面的味兒來。坐在台下角落的黑木，見自己對梅蘭芳無可奈何，便偷偷溜走了。

### 小勤快票活閻惜姣

一九二三年春，梅蘭芳在上海天蟾舞台演出時，有人給他戲班介紹了一位年輕的打雜工，演員們都管他叫「小勤快」！

這位小勤快平日裏很少和別人閒聊拉扯，每當戲一開演，他便插空站到台角邊上目不轉睛地觀看，口中喃喃有詞。尤其是梅蘭芳上台演出

時，他看得更為仔細認真，過後在隨身本上記上幾筆。

大約過了一個半月，一天，戲班演出『殺惜』演員剛到後台，小勤快來到梅蘭芳跟前，悄悄對他說：「今晚閻婆惜由我來演試試，行不？」梅蘭芳聞言大吃一驚，他開玩笑地說：「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，班門弄斧不怕丑。怎麼，你真想票一齣？」「是的，我想票一齣！上次我看名師演的閻婆惜，就有美中不足之處。惜姣上樓和下樓的台步，按『梨園』規定，應是上七下八，名師為何八上八下，請問這是出於哪流哪派之所傳？」梅蘭芳聽罷恍然大悟，深感自己演出之疏忽，笑着說：「謝謝你的指點！這戲你會演嗎？」「學學看！」梅蘭芳便說：「你先把惜姣台詞背給我聽聽。」小勤快當即把台詞流利地背了一遍，梅蘭芳心想，也許能行。「好吧，演一場試試！」

小勤快要票戲這消息立刻傳到後台。戲已開場，不多時便演到「宋江回家，正走在路上。」小勤快還坐在那裏不動。演員們有些急了。怎麼還不化妝？是不敢上了，還是……正在這時，只見他慢吞吞地站起身，走到化妝桌前熟練地抹粉描眉之後，把隨身帶來的小包打開，首飾用品全有。他三下五除二就插金戴銀完畢，穿上衣服，拿上一條絲綢便站在上場門等待上場。只聽前宋江敲門「噹噹」二聲，小勤快就出場了。按說時間還未到，站在他身後的劇務用手一拉，沒拉住，他已經上場亮相了。這下可把演員們嚇壞了。誰知道這位「冒場」的惜姣，雙目往司鼓那兒

一掃，鼓師明白了，他是要點鼓呢！鼓師隨着他要的點路一變，舉止優美，恰到好處。觀眾見他出場與眾不同，既合乎人物感情又適合舞台氣氛，乾淨利落，身段好看，動作準確，殊態非凡，當即來了一個滿堂彩。連後台的演職人員也不由得齊聲叫好。小勤快張口一唱，更使大家驚訝，韻味醇厚，嗓音動聽，字正腔圓，感情充沛。台上下彩聲四起，掌聲不斷。演完戲，連梅蘭芳都上前稱贊，握手向他祝賀！

第二天，小勤快不見了。梅蘭芳派人到處找他也未見踪影。一年後，梅蘭芳到北平演出，才知道這位小勤快就是程硯秋。程硯秋本也是名演員，但爲了提高表演藝術，想拜梅蘭芳爲師，但又怕遭拒絕，故隱名埋姓到他戲班裏打雜，學了四十多天，臨走唱了一出『殺惜』表示感謝！

(下期續完)

### 敬告留學生家長

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，便是爲他們訂份「中外雜誌」。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，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壹仟肆佰伍拾元，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寫明收件人姓名，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。



李遠榮「名伶趣談」插圖（文見135頁）

①河北梆子著名女表演藝術家劉喜奎。

②程硯秋（左）、梅蘭芳（右）合影。

③左起：程硯秋、袁雪芬、梅蘭芳、周信芳（麒麟童）。







①

①馬連良(右)飾演薛仁貴的扮相，左為梅蘭芳。  
②蓋叫天(右)與梅蘭芳(左)歡談。



②



①譚鑫培在「定軍山」裡的扮相。

②譚鑫培（左）與王瑤卿（右）在「汾河灣」裡的劇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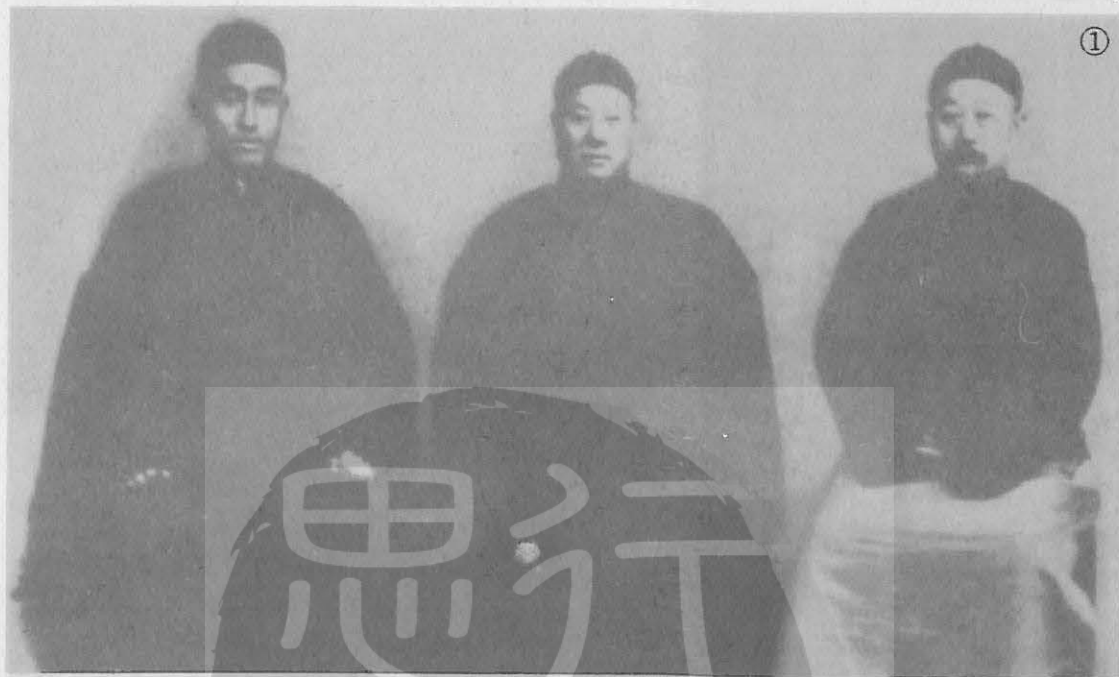
③楊小樓（左）和錢金福（右）在「長坂坡」裡的扮像。

①



①國劇著名演員，右起：王瑤卿、袁雪芬、梅蘭芳、周信芳、程  
硯秋、常香玉、蓋叫天。  
②蕭長華（左）與梅蘭芳（右）合影。





①喜連成的創始人蕭長華（中）、葉春善（右）合影。

②蕭長華（左）八十歲壽辰時，梅蘭芳（右）親臨致賀。





梅蘭芳（左）與楊小樓（右）合演「霸王別姬」。



蕭長華（左）與梅蘭芳（右）合演「女起解」。